

西風

吴克敬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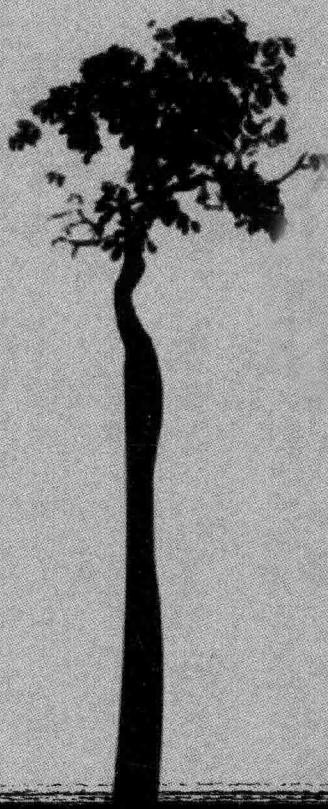
风流树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风流树

吴克敬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风流树 / 吴克敬著. -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3.11

ISBN 978-7-5513-0623-2

I. ①风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62811号

风 流 树

- 作 者 吴克敬
责任编辑 韩果虹
封面设计 可 峰
版式设计 钱克方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-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200千字
印 张 15.25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623-2
定 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100

目录

第一章 合欢树
1

第二章 梧桐树
67

第三章 苦楝树
123

第四章 皂角树
183

想像一棵树（代后记）
231

第一章

合欢树

1

女人知道，她的身体不说谎。新娘子曹喜鹊在她的婚礼现场，心惊肉跳的有了这样一个体会。

红袄红裤的曹喜鹊是被现役军人冯甲亮娶回坡头村来的。他扯旗放炮地宴请着亲戚邻里，把他忙得满头大汗，抬起头来，正要摘去帽子凉快凉快，却想起帽檐上的红五星，把手往下压了压，又去捉住脖领上的风纪扣，差不多都要解开了，又赶紧系了起来。冯甲亮想得到，他帽檐上的红五星和脖领上的红领章，在太阳的照耀下，于他大喜的日子里，该是非常灿烂、十分耀眼的呢！没有了灿灿的红五星，没有了旗帜一样的红领章，花骨朵似的曹喜鹊会是他的新娘子吗？冯甲亮偷偷乐了一下，把他口袋里装着的双喜烟掏出来，有点儿羞涩，还有点儿畏惧地给他身边的亲友散着。冯岁岁就在这个时候，高喉咙大嗓门儿地喊着冯甲亮，拉着他散烟的手，把他拉到挂着一张毛主席像的布幔前，叫他和新娘子曹喜鹊拜天地了。

仪程是冯岁岁拟订的，他可是坡头村的大会计、公认的文化人呢！这样的大事，他出面张罗，是冯甲亮一家人的体面。冯岁岁拟订的婚礼仪程，首先是新婚夫妻互戴红花。冯甲亮在冯岁岁的怂恿下，依礼羞涩畏惧地给曹喜鹊戴花，戴了好一阵子，才把一朵写有“新娘”字样的大红花，别在曹喜鹊的胸前。他在给新娘子戴花的时候，一直低着头，连看一眼曹喜鹊的勇气都没有，而新娘子曹喜鹊也把她一张好看的脸别到一边，没给冯甲亮看。冯甲亮没敢看曹喜鹊，不知他看到了什么，但是曹喜鹊没看冯

甲亮，却看见了冯岁岁。主持婚礼的冯岁岁，心有灵犀似的，这时也正看着曹喜鹊。他俩的目光，在喧嚷的婚礼现场，刚一相撞，就碰撞得他们的心“咯噔”响了一下，接着呢，就又觉得他们的耳朵有那么一阵子的失聪，任凭喧嚷的人声把搭起的布棚子都能掀翻，可他俩什么都听不见，痴痴呆呆地，你看着我，我望着你……该曹喜鹊给新郎官冯甲亮戴红花了，他俩却四目相对，而且相对的时间也长了点儿，这就被周围的人看在眼里，不能自禁地起了哄，抛开新郎冯甲亮，把手里拿着“新郎”字样的红花的曹喜鹊，猛地推进了冯岁岁的怀里，使他们猝不及防地抱在了一起。

这一抱是潦草的，是仓促的，但在曹喜鹊的感受里，知道她这一生，是躲不过冯岁岁的怀抱了。

这一幕，是我回乡插队在坡头村亲眼见了的，而我也恰是把曹喜鹊推进冯岁岁怀里的人之一。

进门三天没大小。约定俗成，这是坡头村娶新娘子的规矩。好像不仅是坡头村，整个关中农村，走到哪里都一样。面对刚进门的新娘子，叔伯兄弟耍闹得过火一点儿，不仅没错，而且还会被人鼓动，以为是对新娘子的一种认同，视她为本家人。这太有趣了，大家因此有理由明揣乱摸新娘子，逼迫新娘子把自己叫爷爷呼奶奶，而新娘子可以推挡大家的明揣乱摸，也可以拒绝开口，不过呢，若是这样，就会引发更加胆大妄为的耍闹，新娘子不会当真，大家更不会当真。可是曹喜鹊和冯岁岁，只这不算过火的一次相拥，在他俩心里却实实在在地当了真。

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冯岁岁和曹喜鹊在坡头村的举动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被大家真切地看在了眼里，看见作为本姓哥哥的冯岁岁，迎面碰上了曹喜鹊，是一定要脸红的，而且会低下头来，能躲着走，就一定躲开了走，不能躲开走，就低下头匆匆地擦肩而过。作为弟媳的曹喜鹊则不然，她是大方的，迎面碰上冯岁岁了，她不会脸红，更不会躲着走，她像初进坡头村做新娘子时一样，脸上会有那么点儿兴奋，那么点儿冲动，迎着冯

岁岁直面而来。

曹喜鹊是要迎面走到冯岁岁跟前，还要大大方方地问候冯岁岁的：岁岁哥，好些天都没见你了。

冯岁岁听得见曹喜鹊的问候，也爱听曹喜鹊的问候，但他听到了，回答得却十分含糊，嘴里嘟嘟囔囔的，听不懂他在应什么，这就惹得曹喜鹊还要问候他了。

曹喜鹊口吐兰气：岁岁哥，你看把你忙的！

冯岁岁的确忙，他是坡头村的会计呢。村会计的职责，不仅要管理好村里千儿百姓的账本，花好每一分钱，还要做好村里的文书工作，譬如书写村里的黑板报啦，譬如组织村里的青年学习啦……曹喜鹊就爱看冯岁岁书写的黑板报，也爱参加冯岁岁组织的学习。常常是，曹喜鹊站在坡头村的黑板报前，从头一个字读起，读到最后一个字，然后折回来，又从头一个字读起，再读到最后一个字。曹喜鹊听冯岁岁组织的学习，别人可以嘈杂，她是绝对不会的。她睁着如花一样的眼睛，静静地盯着冯岁岁的脸，听他一个字、一句话地辅导，有听不明白或是听不清楚的地方，她当时不问，到冯岁岁辅导学习告一段落，她就靠近他，向他作进一步的询问。

曹喜鹊询问过：岁岁哥，你刚才说杂交玉米能够高产，杂交是个啥意思呢？

冯岁岁没顾得上回答曹喜鹊，参加学习的青年们哄地就笑翻了天，七嘴八舌地，你这么解释一句“杂交”的问题，他那么解释一句“杂交”的问题，越是解释，越是晦涩，越是带着性撩拨，带着性挑逗。然而曹喜鹊不听大家的，她还要再问冯岁岁。

曹喜鹊向冯岁岁坚持着她的询问：岁岁哥，你说呀，玉米可怎么杂交？

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的冯岁岁，才是曹喜鹊的崇拜，才是曹喜鹊的信任。渐渐地，坡头村还生出了他们二人的谣言，这些我也都看到听

到了。

我看到听到了后，用一把锋利的小刀，在村子里的那棵合欢树上刻了一颗心，这颗心被一支箭射穿了，射穿的箭头箭尾上，一边刻上岁岁两字，一边刻上喜鹊两字。当时看不出什么，到了来年，又是一度春风暖，合欢树花红叶绿一派葳蕤景象时，我在树身上刻画的字形便慢慢地显出来了。

真是醒目呢：岁岁喜鹊。

但我要说，我绝无恶意，仅仅是一个青年人的恶作剧。

2

欢叫在合欢树上的，还有一窝喜鹊。

没人知道喜鹊，是什么时候把窝垒在合欢树上的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喜鹊所以选择到坡头村来，选择在合欢树上垒窝，一定是因为坡头村美好的环境了。村头一条大沟，沟底一条小河，沟坡郁郁葱葱，是一片不见首尾的草场。顺着沟河逆水而上，走不出三里，就是莽莽苍苍的岐山。佳人弄玉在山顶吹箫，引来凤凰起舞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里，并一直流传着，是坡头村人所念念不能忘记的呢。我返乡插队在村里，不断地听人们传说，而我自己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也不断地向人们传说着。这个传说能够证明什么呢？可以证明的是，凤凰来舞，不只是弄玉，是箫声优美，还有就是这里的自然风貌好。改革开放后，坡头村里被称为“半截人”的冯来财，在沟里养了一群羊。县上挂职的科技副县长来村里调研，取了沟河里的水样，取了沟河里的草样，拿到省城西安分析化验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，沟河里的水富含多种矿物质，是典型的矿泉水，沟坡上的草，有不少都是中

草药。消息一出，冯来财的羊大受欢迎，羊贩子一来再来，不断抬高着羊价，让冯来财狠狠地赚了一笔钱。到了最后，科技副县长的一个发小在西安城开起一家羊汤店，榜书四个大字：来财羊汤，专营冯来财养在沟河里的羊，说这些羊吃的是中草药，喝的是矿泉水。

如此佳妙的环境，有喜鹊飞来，垒巢栖居在合欢树上，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。

总而言之，因为花红叶绿的合欢树，以及在村里死而复生的那棵大皂角树、挺拔笔直的梧桐树、虬曲苍劲的苦楝树，融为坡头村的一大景观，任何时候，看在眼里都是一个舒坦。自然还有栖居在合欢树上的喜鹊，飞来了，飞去了，喳喳叫几声，喳喳再叫几声，好一派乡村风光。

可是，合欢树上怎么就生出了那么一个利箭穿心的图样？而且相依相偎地又生出“岁岁”和“喜鹊”四个字。

岁岁是谁？

喜鹊是谁？

这是不需多问的，岁岁自然是冯岁岁，喜鹊自然是曹喜鹊。坡头村没人知道是我刻在合欢树的树身的，还以为是合欢树自己生出来的。春暖花开的日子，那个我刻在合欢树上的图样和文字一点点显出来，让坡头村的庄户人好不奇怪。大家都没有乱猜，也没有乱想，都只是好奇地观看着，好奇地传播着，传进了冯岁岁和曹喜鹊的耳朵里，他们俩也到合欢树下来看了，看得他俩也是满眼的好奇。纯朴的乡村人啊，哪里知道这样的小把戏！我所以恶作剧了一把，是因为我原来生活在陈仓城，这样的恶作剧是普遍的。我就读的中学校园，一排一排生着许多棵穿天的白杨树，哪一棵白杨树上，都有调皮的学生用削铅笔裁纸的小刀，刻画着这样一个故事那样一个故事。大家不论刻画的故事真实与否，所以刻画，都只是为了开心。

我在坡头村认真地接受着贫下中农再教育，白天扛着锄头，下到大田

里劳作；晚上回到屋里来，吃了晚饭睡觉。我紧闭着我的嘴巴，没有把我在合欢树上刻画“岁岁喜鹊”的事说出去。我不说，却不等于故事不发生变化。

变化最大的两个人，自然是我刻画在合欢树上的两个人。坡头村的人，谁都可以怀疑那样的图形、那样的图样，是合欢树自然生出来的。但是冯岁岁不会，他可是村子里独一无二的高中生呢！高中生的他，绝对堪称坡头村的大文化人，他心里明镜似的，那是有人把他的名字和曹喜鹊的名字刻上合欢树的。是谁刻上去的？聪明的冯岁岁一想就想到了我。有一次，我到他跟前提工分，他拿着我的工分本，半天不给我的工分本记数字，他翻看着我写在工分本封面上的名字，他问我了。

冯岁岁说：项治邦，你的钢笔字不错呢！

我自鸣得意地笑了笑。

冯岁岁接着说：你用钢笔写字就好了，不要随便拿刀子写。

我的脸红了。我不敢看冯岁岁，抬头往远处看着，我看见了村巷里开着一树红花的合欢树，那红得仿佛流血一样的树冠挡住了我的视线，但却并不妨碍我的眼睛，我还看见从合欢树下走来的曹喜鹊……她所以起名喜鹊，以前我不知原因，倒是现在有些明白，她不就像合欢树上高高栖居的喜鹊吗？在她走过合欢树时，合欢树上那对夫妻般好看的花喜鹊，就都活跃在树枝上，舞跳着，啼鸣着，对曹喜鹊表示着它们的亲热。当然了，曹喜鹊也不会立即从合欢树下走过，她也被喜鹊们所吸引，停下来呼应着合欢树上的喜鹊，张一张手，动一动嘴，与喜鹊做些亲切的交流。

曹喜鹊与合欢树上的喜鹊每一次相遇，都是要亲切交流的，这几乎成了坡头村的一道风景。因为她，还引起坡头村的一些年轻人东施效颦似的，在走过合欢树时，也要与喜鹊们亲切交流的，但效果一般都很差。自己扒心扒肺地要与树上的喜鹊亲切交流，而人家喜鹊们却不理解扒心扒肺之人的风情，更不理解他的亲切，以及他的交流。我有几次就热脸上去，

却贴不上喜鹊的冷屁股。

在我的视线里，曹喜鹊十分开心地与合欢树上的喜鹊亲热着、交流着，要我说，我难道对她就没有一点儿妒忌？对此，我自己都要怀疑自己的，怀疑自己的品性。

冯岁岁把我的工分数唰唰两笔记在了我的工分本上，他往我的手里塞着我的工分本，而我因为合欢树下的曹喜鹊，暂时忘记了冯岁岁，这就惹得他催我了。

冯岁岁说：项治邦，你的工分本。

冯岁岁提醒我接住了工分本，他就不再问我在合欢树上刻画的事。我想他一定也看见了从合欢树下走来，又站在合欢树下，与合欢树上的喜鹊热情交流着的曹喜鹊了。大活人一个的曹喜鹊，在冯岁岁的眼睛里，突然就如一只美丽的大花猫，而他一个大活人，突然也就如一只偷食的小老鼠，要躲着曹喜鹊了。

这就是冯岁岁和曹喜鹊的变化：一个变得自然而放松，一个变得畏惧而小心。

手拿着工分本的我，拿眼睛追着逃也似的冯岁岁，很想张嘴冲他大喊一声，承认合欢树上的图形和文字确实是我的创作，但我张了张嘴，就是没有喊出来。

我注意到，不仅我在拿眼睛追着冯岁岁，驻足在合欢树下、看着合欢树上喳喳啼鸣的喜鹊们的曹喜鹊，这个时候也把她的眼光抛过来，追着冯岁岁去了……曹喜鹊的眼光把冯岁岁追了一程，追得冯岁岁快要从她的视线消失的时候，曹喜鹊笑了。

曹喜鹊笑得有点儿没心没肺，但又丰富多彩，让我看了，有种不可捉摸的神秘。

突然地，冯甲亮从西藏写信回来，传递了一个让坡头村人莫名兴奋的消息：经过他的申请，又经过部队首长的批准，曹喜鹊可以去西藏探亲半

月。啊呀呀！不是劳累的地头，就是忙乱的灶头，坡头村的女人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大家只是在村子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新娘子曹喜鹊进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村里人大概都只记下了她的名字，她就有走出村子、走上千万里的路程、到西藏去探亲的好事，这让坡头村的人可是要眼红心跳了。谁还能有这么美好的际遇呢？坡头村除了曹喜鹊，就还是曹喜鹊。她是军人家属，那个时候，只有军人家属才可享有这样的福利呢！

邻家有喜事，自己沾不上边，跑过去看看热闹，说几句开心的话，是坡头村人传之久远的一种习惯。那些天，就在曹喜鹊做着探亲准备的日子，村里人一拨一拨地往她家里拥，分享她该有的兴奋、她该有的喜悦。

邻里们是都抱着这样一份心情去的，但是大家感受到的情况是，曹喜鹊的脸是热的，心却一点儿都不热，好像是，那么令人兴奋喜悦的事，于她可是兴奋不起来，也喜悦不起来。

她是在硬装吗？

在坡头村人的这一种猜测、那一种怀疑中，曹喜鹊熬到了上路的日子。那天她一身新鲜地从家里走出来，在村巷里走着，她抄近路，本可以从村巷的另一头走去的，却小小地绕了一段路，她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炫耀，而是为了在合欢树下走一走……从春到夏，合欢树总是花开不败，红艳艳像云又像雾，渲染了坡头村的半边天。要出远门的曹喜鹊走在合欢树下，她停了停，抬起头来，认真地看了几眼合欢树，顺带还瞟了一眼我刻在树身上的图形和文字。

曹喜鹊的举动没有躲过我的眼睛，同时我还看见，稍远一点儿的队委会办公室里，有一双眼睛透过玻璃窗，也在向合欢树下的曹喜鹊瞭望。

那是冯岁岁吗？

我能肯定，一定是他了。

3

保安的声音是粗暴的：搞破坏吗？啊！

冯岁岁说：你想错了，我不搞破坏，我只想树活下来，活旺实了。

保安的声音仍然粗暴：操你的心去，滚滚滚！我们老板栽的树，要你瞎操心？

冯岁岁说：什么你老板的树？他的名字刻在树上了吗？

保安说：你的名字刻上去了吗？

冯岁岁说：我的名字还真刻在树上了哩。

陈仓开发区广场西南角的合欢酒店门外，一阵高腔一阵低声的吵闹透过宽大敞亮的落地窗，传到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来了。吵闹声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是坡头村的冯岁岁，但是随着吵闹一步步地升级，我就听出冯岁岁的声音来了，而且想起我在坡头村插队时，把冯岁岁和曹喜鹊的名字刻在合欢树上的事。

返城后的我读了几年夜大，自己又爱好舞文弄墨，在《陈仓晚报》上发了几篇豆腐块儿的小散文，到报社扩编、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时，我顺风顺水地成了报社的一名在编记者。我热爱这项工作，夜以继日，探听到好的新闻线索，我就风雨不避地赶到现场去采访。我今日到合欢酒店里来，也不是白来的，更不是来和酒店老板交朋友的。我从市上的防疫站获得信息，合欢酒店的卫生状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：一家人昨日在酒店给他们年逾八十岁的老爷子做寿，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，到了晚上，参加寿宴的宾朋亲人中，近一半人腹泻不止，住院治疗。我到酒店经理的办公室来，就是来和经理核实这件事的。

白白胖胖的经理和我乍一见面，就很礼貌地给了我一张名片。我把名片扫了一眼，只一扫就使我莫名惊诧：我叫项治邦，他叫项治国。我低头看着，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。白胖的项治国是个心眼儿活泛的家伙，他从

我的那一笑里，揣摩出了一些隐秘。于是，他伸出手来向我要了名片。这很自然，跑新闻的记者身上都有一沓自己的名片，有关系没关系的人，都想发给人家一张，好叫人家碰着了新闻事件，打电话给自己报料。我把我的名片给了白胖的项治国经理，他看了一眼，像我一样，也笑了起来。他笑得有些过，显得很夸张，这是我在记者生涯中常见的一种表情。采访对象出于自身的需要，或是要讨好我、巴结我，都会逮住一线可能，表现他对我的热情和友谊。白胖的项治国，又岂能不抓住我俩姓名上的巧合，来表达他的亲善？

项治国笑着哎呀了几声，扑上来抱住我，在我的脊背上热辣辣地拍打了几下，说：咱这要说前世的兄弟就远了，干脆就是今生的兄弟哩！

我是不置可否的，在他的拥抱中挣扎了几下。他放开我，就还按照他的意愿热切地说着。

项治国说：你治邦，我治国，到头来咱能治个啥呢？

我打断了项治国的话，说：我没想治什么，就只想听你说说昨日寿宴那点儿事。

项治国依然牵连着我俩的名字不松口，他说：认真了不是？你听我说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，这可是一位大人物的至理名言哩。但凡世上认真的人，谁又认真出了好结果，不是犯认真的错误，就是吃认真的亏。就说咱爹咱妈，认认真真地给咱起名治邦、治国，咱有治邦、治国的机会吗？咱没有，咱就只有你拿一支笔，我掂一把勺，你吃笔尖上的饭，我喝炒勺里的汤。

滔滔不绝的项治国以为他很能说，把我说得没了话，就很是得意地还想再说下去，却发现我转过身去，往他办公室的窗口走过去了。

说实在话，我没怎么听项治国的滔滔不绝。在他口若悬河说道的时候，我被窗外的吵闹声吸引住了，到我进一步听出是冯岁岁的声音时，很能扯淡的项治国迅速被我撂在一边，凭他油嘴滑舌，我都没有听他瞎扯的

心情了。而且，我在来他这里核实寿宴的事之前，已经去过了市防疫站，问过了他们的意见，也去过了寿宴中腹泻者住院的医院，知道所有的人经过紧急治疗都已没了事，一个一个不是这事忙，就是那事忙，都急着办出院了。

项治国对出在他酒店的这档事，配合得十分积极，也十分得体。这样的新闻，我有经验，报道了没有多少积极意义，不报道反而皆大欢喜。我所以还要来核实，实在是项治国这些饮食经营者不重视饮食卫生安全，把人们健康不往心里放而满怀着一股义愤。这是我说得出口的一个理由，还有一个理由不可言说，只可意会：报社给记者的头上都压着一笔不小的创收任务，我来采访项治国，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逼他意会，给我们报社一个版的广告。

是冯岁岁呢！

伴随在冯岁岁身边的，还有曹喜鹊。

我撇开项治国，走到他办公室的玻璃窗前，往下看了一眼，立即认出了他们俩。虽然我从插队的坡头村返回城市几十年，很少再见他俩，而他俩像我一样，也都不再年轻，白发杂乱地爬上了他俩的头，皱纹杂乱地爬上了他俩的脸，但我相信我的眼睛，那就是被我刻在合欢树上的冯岁岁和曹喜鹊。

项治国冲了一杯茶，端了来，和我并肩站在玻璃窗前，把热气腾腾的茶水往我手里送。

项治国说：暖一暖手。

我听从了项治国的关心，把茶从他的手里接过来，双手捧着，依然目不转睛地朝着玻璃窗下的冯岁岁、曹喜鹊和保安们看。他们的吵闹吸引了不少人，里三层、外三层，围得水泄不通，而且是，还有听到吵闹的人，从酒店的大门，或是川流不息的街市上，神秘兴奋地向前聚拢着。

冯岁岁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保安看。